

信马由缰

「格·致」文库

韩羽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信马由缰

「格·致」文库

韩羽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信马由缰 / 韩羽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378-4018-7

I. ①信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9116号



著者 韩羽
责任编辑 马峻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编 030012

电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84364428(北京发行中心)
0351-5628688(总编办公室)

传真 0351-5628680 010-84364428

网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 新华书店

承印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9.75

字数 167千字

印数 1-3000册

版次 2014年1月太原第1版

印次 201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78-4018-7

定价 29.50元

1	信马由缰
4	沾了迷信的光
6	黑面条
8	姥姥家
12	看 戏
16	听 书
21	露水因缘
25	父 亲
28	捡 粪
31	报 复
34	祖母的钱

37	半分利
42	夜 路
46	醉 鬼
49	猴抢草帽
52	不得其法之法
54	总是有法逗人笑
57	斗 鸡
62	常 信
67	赵结巴
70	我的老师
76	面刺猬

80	小 院
84	拉车与磕头
89	老憨七
92	这个自己言说别个自己
98	学 戏
102	盼着开城门
106	去临清
110	上湾街
113	掌柜、老客
121	事事如戏
126	困兽犹斗

133	戏园景观
140	火柴论斤卖
144	厨师傅
148	“招牌”小记
152	田野的雨
155	苗 庄
158	午间一瞥
160	喷呐声
162	感乎中，发乎外
164	柳 姐
167	二杠奶奶

171	喊 街
174	二狗娘活得真累
176	小牛头·苏三·玛丝洛娃
180	黑牙齿
182	胡 同
185	五姥姥
188	尤二姐的死
191	“回回输给大个子主任”
195	占个“勇”字
198	“铁马冰河”
200	再从临清写起

205	冬 妮
207	一碗豆浆
210	一声京胡
214	围围焉,洋洋焉
216	几位老哥儿,小哥儿
224	碧霞宫庙会
230	遛河沿
233	写标语
235	都想掩面而过
238	电 话
240	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

- 243 将两字颠倒了个个儿
- 246 鸡毛蒜皮
- 249 煮羊杂碎
- 252 大开眼界
- 256 一个“未”字
- 260 城头怀古
- 263 坐汽车，出远门
- 266 临清人看邯郸
- 270 分配到文工团
- 272 “饱食黄粱追梦去”
- 274 报到的当晚

276	拉 幕
278	“打成一片”
280	强打鸭子上架
283	一张照片
290	种棉花
293	忘年交
295	过街楼与南门里
299	“此亦飞之至也”

信马由缰

韩羽，山东聊城人，1931年生。始入私塾念之乎者也，后上学堂读咿呀哼咳。间或与村童割草拾柴，扒瓜摸枣。偶亦逃学，杂入野台戏班，粉墨登场。初中辍学，继之学徒。1948年参加工作，挤进美术队伍，先后从事编辑、创作、教学，混到而今。自感少时荒于嬉戏，羞我“吴下阿蒙”。败子回头，亡羊补牢，听鸡犹思起舞。

这是我的“流水账”，字数不多，所行所为却也尽都包括进来了。如果以此为纲，倒是颇有许多可以回忆的。信马由缰，不妨想到哪儿，写到哪儿。

对第一句话，还得啰嗦几句，我的家乡原先叫堂邑县，解放初期改名武训县，后又撤销了县，划归聊城市，成为聊城市的一个区镇，于是我也就成了“山东聊城人”。

我们这个老县城有句顺口溜：“堂邑县，破猪圈，砖头瓦块一大片。”这不大好听。也有好听的，堂邑城又叫白雀城。据说

建城之始，有一群白雀飞集，是祯祥之兆。纵使白雀，也终是雀。我倒认为颇可自豪的是出了一个要饭叫花子——武训（虽然他老人家也曾一度灰头灰脸过）。再有，似乎是在《东周列国志》上看到的，说孙臆、庞涓交兵于堂邑东南。那书上的堂邑如果是我们这个堂邑，我们这堂邑岂不就有了点儿“文物性”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



沾了迷信的光

直到现在母亲仍时常提起：我还在不会说话时就咿咿呀呀地爬在场院里画“唱戏的”了。对此，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。我说母亲是少见多怪。因为一个小孩子随地乱画，本是出于本能的一种游戏活动，有何出奇之处？天下事总是那么难以言说。就说这“少见多怪”吧，有的为此倒了霉，也有的为此沾了光。我就沾了这“少见多怪”的光。乡下人无知，凡是遇上不可解的事，都要从迷信上找答案。我就听三姨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这孩子画画是天生的，八成是投生时没喝‘迷魂汤’。”越说越神，结果三里五乡的人都知道堂邑东街韩家的小孩天生会画画了。这一来，把父亲的心给烘热了。他虽是农民，也懂得“望子成龙”。于是买纸买笔买颜料，下起本钱来。

提到儿时之事，并非沾沾自喜，反之，既惭且愧。我今已六十

有四,岁月蹉跎,竟至一事无成,不能不有“仲永”之叹。我所以又提起“这把不开的壶”,是我忽然悟到我的一生与绘画结缘,竟是始由“迷信”而来,想来岂不有趣?

黑面条

城东门外，紧傍着护城河小桥是一间卖烟的小铺。我正在小桥旁。卖烟老汉的孙子捧着一大碗黑高粱凉面条大步跨出门外，顺势蹲在门口，瞅了我一眼，不慌不忙地用筷子将面条、黄瓜、蒜拌来拌去，将面条高高挑起，又冲我瞅一眼，“呼噜”将面条猛地吞进，嚼得啧啧有声。他以为我在咽唾沫了，或许我真的咽唾沫了，得意起来。又挑起一筷子面条，晃来晃去，瞅来瞅去。冲我挤眉弄眼，又呼地吞了进去。紧嚼几口，啊的一声舒出一口长气，像是香极了。大概我又咽唾沫了。他更得意地将那面条拌来拌去。这时我觉得四周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唯有那晃动着的黑面条。

突然，我的后背挨了一巴掌。一只手将我趑趄趑趄地拽了过去。是二姑。她边走边嚷：“哪里都找不着你，跑到这里看人家吃饭，馋死你，看我告诉你娘去不！”